



生活随笔

风停雨住,被雨水浸透的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,悬在牵牛花瓣上的水珠轻轻摇晃着,透着新生命的希望之光。

回乡偶遇一场雨

□刘波

农历五六月,里下河地区的梅雨便应时而至。此时的雨,犹如大自然的使者,随时会飘落在田野、河流、村庄……

自幼生长在水乡的我,对雨水有一份难以言说的情愫。那时候在家,每逢雨季,只要雨点开始在天地间翩跹起舞,总会不由自主地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,任思绪在如纱似雾的烟雨中肆意游走,静静聆听那淅淅沥沥的雨声。

尽管时光流转,记忆里家乡的雨境依旧难忘。周末回乡,不期而遇的一场大雨,一把将我拽回旧时情境。那天午后,狂风卷着乌云压境,雨先是轻柔地飘落,恰似“小弦切切”;接着,雨点逐渐密集,那“答答”的声响,如同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;当雨势愈发磅礴,“大弦嘈嘈”之势尽显,万千雨点铺天盖地倾泻而下,犹如千军万马在广袤的战场上奔腾嘶鸣。

这场雨里的雷声,就像激昂的集结号。号声响起,雨穿越道道闪电,开始与大地展开一场神秘的对话。雨点落在树叶上,窸窣窸窣的声响里,藏着久别重逢后的欣喜与感动;雨点欢快地跃入池塘的怀抱,水面上顿时泛起层层涟漪,那一圈圈荡漾的波纹,恰似池塘绽放的笑容,饱含着对上天馈赠甘霖的感恩;而落在旷野上的雨,被大地温柔地拥入怀中,无声无息地滋养着一草一木,为新生命的孕育默默积攒能量……

从雨落初始,到渐渐停歇,从雨点稀疏,到倾盆急骤,雨既能晕染出烟雨朦胧的诗情画意,也能激荡起震撼天地的壮志豪情。轻柔的雨,恰似人生中那些平淡如水的岁月,虽没有波澜壮阔的起伏,却能细腻悄然无声地滋润着心灵;而磅礴的雨,就像人生路上的挑战与挫折,尽管来势汹汹,却能磨砺意志,快速成长。

风停雨住,被雨水浸透的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,悬在牵牛花瓣上的水珠轻轻摇晃着,透着新生命的希望之光。屋檐下,滴滴答答的滴水声,宛如山间缓缓流淌的清泉,一种豁达超脱的心境油然而生。“竹杖芒鞋轻胜马,谁怕?一蓑烟雨任平生。”

东坡先生以竹杖为剑、芒鞋作舟,在风雨中踏出从容之姿。这份将苦难淬炼成诗的豁达,恰似穿越时空的精神火炬,照见生命最本真的坚韧与自由。真正的勇者,从来不在风雨前瑟缩,而是踏破坎坷抗疫化作前行的风景,在泥泞中闯出生命的光芒。风雨也好,晴天也罢,灵魂始终在自由的天地间徜徉,生命之歌一定会成为永恒的回响。

诗情画意

居有竹

□徐汉炎

青翠丛密的修竹,从东、北、西三面环绕成一个元宝状的大竹园。我家坐北朝南,古色古香,青砖黛瓦的三间老屋就镶嵌在这个硕大的元宝上。竹园里最耀眼的是东南角上五六丛与众不同的竹子,名叫“慈孝竹”。我自小就居住在这样一个茂林修竹的福地,与竹为伴,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。那时光,我天天到竹园里转悠,微风掠过,竹叶在我脸上轻柔地爱抚着。我常常沉浸其间。是竹园,给了我无穷的乐趣,给了我成长的滋润,也镌刻了我无数美好的回忆。

当春风染绿了柳梢,一个春雨过后的早晨,我发现有几株新笋已悄悄地顶破厚重的泥土,探出嫩嫩的笋芽来。我蹲在新笋旁,小心翼翼地把新笋芽尖周围的老竹叶、枯树枝等拨弄开去,以便新笋快快成长。其实,不管泥土多硬,哪怕是石缝,竹笋也能顽强地顶破压力闯出来。几天后的早晨我再去看来,新笋已拔节升高了一大截,真是“雨后春笋节节高”。

夏收夏种结束后,父母到竹园教我辨别哪些是新竹哪些是老竹。新竹的颜色嫩绿,像敷了一层薄薄的粉,恰如豆蔻少女略施粉黛。老竹的颜色深绿中透着微微的黄。我们砍了些老竹,拖到家门口的树荫下。父亲是个篾匠,编篾的手艺很是了得。父亲一边劈篾编织一边对我说,这竹子浑身是宝,很有灵性,教人许多为人处世的道理,要虚心,要有节操,要节节向上。母亲也说道,那一丛一丛的慈孝竹更有意思,好像一家人团在一起,老爱幼,幼敬老。后来,我在古诗里读到了北宋诗人乐史写的那首《慈竹》:“蜀中何物灵,有竹慈为名。一丛阔数步,森森数十茎……去年笋已长,今年笋又生。高低相倚赖,浑如长幼情。孝子侍父立,顺孙随祖行。慈爱必孝顺,根枝信天成。”他在诗的最后写道“积善与仁孝,可以立于身。我愿移此竹,栽于率土滨。使彼行人见,皆为慈孝人。”这首诗情真意切,循循善诱,感人至深。我每次去竹园,都要围着慈孝竹转悠抚摸,观赏其卓然风姿,感叹其相拥相抱,慈爱孝老的高尚情操,也从中获得了濡养和感化。

冬天到了,树叶被凛冽的西风扫落,但竹子依然葱翠,迎着料峭的寒风昂首傲立。下大雪了,厚厚的一层积雪虽然压弯了竹梢枝叶,但竹竿仍然如钢筋般挺立。“凌风知劲节,负雪见贞心。”“此君节操独凌寒,冰雪丛中更耐看。”竹林在皑皑白雪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翠绿精神,高洁得令人唏嘘赞叹,肃然起敬!

竹还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媒介,大量出土的简牍,就是古代的书籍,是中华民族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的载体,传承和见证了中华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和沧海桑田的变迁。

现在我已年届耄耋,长年客居南京,但思乡念竹的情怀却绵绵不绝。在选择居住地时,当我看到玄武湖畔的一个小区里栽有两方竹林,喜出望外,立即敲定购置了这里的一套住房。房子装修时,我借用郑板桥那首题画诗“一两三支竹竿,四五六片绿叶。自然疏疏淡淡,何必重重叠叠”的诗意,在一个墙角设计了一个有花格的“挂落”,用几株绿竹,配上竹枝翠叶,点缀在挂落内外,竹竿竹叶疏密有致,半隐半现,颇有竹园之意境和修竹之韵味。居住这个小区后,每当下楼散步,我都要在竹林前逗留观看,回到家里抬头便见到那墙角的绿竹,心里是满满的慰藉。

有了这个“居有竹”的氛围,我似乎还天天能见到家乡的那座竹园,也能天天与竹为伴,以竹为镜,以竹安身,乐在其中!



生活滋味

我载着他的瓜,踏着他的歌声,脚情不自禁地在踏板上打起节拍,口中跟着他那沙哑的歌声哼唱起来……

生活的歌者

□胥加山

进入小暑节气后,气温一天比一天高。到了傍晚,尽管外面仍像“蒸笼”,但外出走动的人明显多了起来,人们或是活动活动筋骨,或是赶去超市购物,或是去开着空调的公共场所“蹭”凉,路边的摊贩也相继稠密起来,小吃摊三轮车,卖西瓜的卡车……他们多半选择在十字路口处的马路边,趁人们“红灯停、绿灯行”的间隙做生意,至于生意如何,只有小贩自己清楚,按理应该不错,否则那位卖西瓜的中年汉子不会每天在那儿叫卖西瓜。

某日晚间八九点钟,我去一家书店买书,途经一处十字路口,等红灯转换绿灯的当口,对面的马路边,蚊虫纷飞的橘黄路灯光晕下,传来了一位中年汉子浑厚的歌声,他手执话筒,对着手机,忘我地投入唱歌,不知是他的音响低廉,还是他本来就五音不全,他所唱之歌十句有三句跑掉,逗得等红灯的行人呵呵笑了起来,不过红灯这边的笑声完全影响不到对面卖西瓜汉子歌唱的热情,他的歌声时而沙哑,时而高亢得不到位而断声……听他这唱歌的水平,完全不是一种营销西瓜的方式,只是自娱自乐而已。

出于好奇,加之家中冰箱里的西瓜快见底了,我顺拐了他还剩三分之一西瓜的卡车,中年汉子见我电瓶车停靠在卡车边,并没有立即停下唱歌,只是微笑着跟我点一下头,像是示意我先挑瓜,等他把这首歌唱完再来接待我,我顺着他的微笑,没有打量他的青皮花纹西瓜,反而注意起他来,是什么让他如此激情澎湃投入歌唱,连生意都不顾了!中年汉子,平头,肤色酱红,中等个头,身体健硕,白色的汗衫显得胸前明显,下摆灰白,像孩子在纸上画的地图,额头上豆大的汗珠往下滚,是天气原因,还是唱歌唱的,或许两者皆有吧!

一曲歌罢,汉子清清嗓子、咳嗽了一声,热情地跑向我,憨厚地说:“老板西瓜挑好了吗?这车瓜是我上午刚从瓜田里采摘的,保证新鲜甘甜,我这不是王婆卖瓜自夸,天天在这儿卖瓜,你看上午采摘的一车,就剩下这么多了……”汉子一边向我推销瓜,一边替我用手拍弹瓜皮,清脆如泉声。

买好瓜,我扫码付钱,他把瓜装袋挂在我的车上,我止不住和他开起玩笑,你卖一天瓜下来,嗓子不累吗?还这么动情投入唱歌!他被我的玩笑话说得脸上的酱红色更深了,连忙朝我摆摆手,见笑了,见笑了!我也图一乐,的确一天叫卖下来,身心疲惫,生活不能被疲惫烦扰呀,我平时干活就爱哼哼吼吼一嗓子,也没其他爱好,再说守着瓜车,就是有其他爱好也发挥不了,这不夜色渐浓,生意渐淡,唱一曲,放松一下,慰劳自己。

我微笑着,真诚地点点头,简洁地说了句,也是!

和他作别,他没有收摊,清清嗓门,滑动手机,再次拧开音响……

我载着他的瓜,踏着他的歌声,脚情不自禁地在踏板上打起节拍,口中跟着他那沙哑的歌声哼唱起来……

